

# 佛手帖



准風物談 胡竹峰

到底七八。

看見佛手，想起佛首。以藝而論，佛首格高，見過不少魏晉唐宋元明清古佛首，石刻、泥塑、木雕、彩繪，各有奇妙，面容端莊和善，目光低垂，微微含笑，線條柔美飽滿，如大光明，有大天地，是大法相，見大慈悲。

冬日，雨夜，焚香，讀書，懷古，玩物，看看書桌淨水供養的佛手，幾個月了，頭面兀自齊整，又安詳又端莊，斯時寂靜。夏日去金華，有幸在赤松的北山口親睹佛手園。第一次看到活色生香的佛手，未免稀奇，大好彩頭，佛



▲佛手，通常應用為中藥或園藝觀果植物。資料圖片

手，福壽。赤松的佛手更好在可見骨相，骨相比皮相高，皮相比肉相高。雖說不能着相，實在佛手模樣吉美，拈花微笑，嫣然嫵媚，又落落大方，一入眼，心頭多了恬靜與淡然。

赤松地名不禁讓我想起赤松子，身兼雨師廣布甘霖，為上古仙人，據說當年張良從其遊，避開了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飛鳥盡，良弓藏」。赤松子位列天庭，差不多近乎佛一類人吧。他的故鄉出佛手，可謂得其所哉。赤松鎮與雙龍洞距離頗近，手捧兩枝佛手，一時覺得得了佛家的關懷，得了赤松子的仙氣，也得了神龍的周全。人到中年，如履薄冰，肉身始朽，多些護佑不壞。

佛手可饌可藥，夏日暑氣蒸騰，在瓦房下飲佛手茶，吃涼製的佛手乾果，風從窗口吹過，暑氣從身體裏走遠了。冬日寒意刺骨，在瓦房下飲佛手茶，吃涼製的佛手乾果，風從窗口吹過，寒氣也從身體裏走遠了。佛手茶金光燦燦，像夕陽照過大雄寶殿的屋頂。

佛手久存不壞，淨水清供，皮囊漸老，一日日光華，一日日燦爛。眼見它顏色漸漸泛黃，乃至金黃，終於修成正果。看看佛手，真覺得金華，金光閃閃，富貴榮華。古人說，人生榮華富貴，轉眼成空，不可認為實相。《紅樓夢》第一一八回中，薛寶釵對賈寶玉道，論起榮華富貴，原不過過眼煙雲，但自古聖賢，以人品根柢為重。漢人王符說得更透徹，所謂賢人君子者，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。人性總有貪慾榮華富貴一面，文章生活，不過蘿蔔白菜，偶然得到幾枝佛手，陋室平添幾分榮華富貴氣，此亦快哉事喜慶事也。

友人善丹青，好畫佛手，枯墨淡墨勾線，染藤黃，點赭石，暈胭脂，紙上頓時搖曳出風情。見過八大山人、李復堂、陳師曾、齊白石諸寶紙本佛手，各自佳妙，然木本佛手之格尤在紙本上，到底，十分人力不及一分自然。

# 時間與藝術



善治若水 胡恩威

時間和藝術有着密切關係。在電力未發明之前，觀賞藝術的方法和時間很不一樣。一八六九年俄國作家托爾斯泰著成史詩式小說《戰爭與和平》，全書約一百二十四萬字，無論哪個年代，讀者都需要花很長時間去耐心閱讀。

體驗藝術的時間也可以很長。聆聽貝多芬的《D小調第九號交響曲》，全曲演奏需約一小時；馬勒《第三號交響曲》全曲長約一百分鐘。聽眾可以花數小時聆聽一首交響樂，或觀賞一齣歌劇。被譽為史上最長的歌劇，是由華格納作曲及編劇的《尼伯龍根的指環》，演出時間長達十六小時。觀賞宋代畫家范寬的《溪山行旅圖》，是可以慢慢品嘗的藝術作品。中國傳統藝術，如卷軸式書畫的觀賞形式就是要慢慢去體會和理解。

但在今天的社會裏，生活節奏快，有人提出「慢活」。在筆者印象中，以前我們較易集中精神讀書，讀金庸小說、讀中國經典小說《西遊記》《水滸傳》《三國演義》《聊齋志異》等等，慢慢細讀、吸收、理解和體會。讀《紅

樓夢》，讀完一遍再讀第二第三次的大有人在。

在數碼化的當下，很多人追求感官刺激的娛樂。觀賞藝術有時變成了一種以秒作計算單位的遊戲，只着重瀏覽數量和帶來的金錢價值。如NFT藝術，其重點是它帶來投資的利益，藝術收藏家強調的是他們的購藏能夠賺多少錢，而非如何令藝術或者藝術家發光發亮。

筆者認為，這是科技進步帶來時間觀念的改變。以前需要一個小時才能完成的事情，現在可能只需十秒至一分鐘。在人們的專注時間變短的情況下，觀賞藝術彷彿變成一種修為，正如有人所言：「藝術在消費主義社會之中，藝術的本質當然會改變」。或者引用《易經》的說法，《易經》的「易」含義之一是「變易」，萬事萬物不斷變化，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固定的，唯一不變的就是「永遠都在變化」。觀賞藝術的方式不停在變換，時間不會停下來，除非我們能夠控制時間，改變時間。

在觀賞藝術時間的改變下，藝術創作的而且確需要推陳出新。就觀賞藝術時間改變的趨勢，藝術家應如何面對，如何處理，如何創作？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。

# 當你愛上貓



自由談 吳念茲

為什麼那麼多作家、藝術家格外鍾愛貓？據說日本作家大佛次郎養過五百多隻貓。他在橫濱的紀念館，在各個角落都可見貓的飾品擺件，引人想像其生前工作、生活時的空間樣貌。我還喜歡阿根廷小說家科塔薩爾的說法，他說貓和他自己一樣，都是不太適應自己年紀的人。貓不太活在時間中，而是活在屬於牠的空間裏。

養貓的人總被稱為貓奴，或許就是因為貓經常不懂得扮演「寵物」，彷彿放免了人類把牠關起門來照看的罪過，又引起人類想像性地認同牠。畢竟，像貓一樣，只活在自己的世界、對他者頤指氣使或置身事外的人並不多見。

可是貓真的握有主人般的權力嗎？如果見到貓按照人的指示，學會各種動作來乞食，你大概就會打消這種想法。段義孚《製造寵物：支配與感情》就專門探討過這一類的權力問題，該著作在二〇二二年出版了中譯本。段義孚的意見是，各種看似天然的對象中，包括動物、植物、人，各種現實裏的具體現象，其實都受到權力的左右。權力的殘酷剝削可能造成「犧牲品」，但權力的支配如果與感情攜手就產生了「寵物」。貓不一定要受到凌辱，牠越是被精心照顧、打扮、訓練、陪伴、展示，越是成為人的權力之下的「寵物」。這並不妨礙人們「愛」貓，譬如英國作家巴貝利翁就說，「所有的真愛都包括有……」這不是權力的支配又是什麼？

人會被權力支配這一點無庸贅言，古代社會對人的奴役，現代工業生產線上人的機械化，都是最凸顯的例子。至於那些聲稱崇尚自然的花園亦是如此，如果不去特意修剪維護，它反而可以回到最野蠻生長的真實樣貌，如何將原有的事物拆毀以換取花園的空間，如何依照既定的美學規劃路線，如何將自然製造成景觀，如何在滿足獵奇心的推動下一再調整重修，如何在滿足維護此浩大工程和偉業，以及如何如何在花園裏觀賞或玩樂，都涉及到權力的施展。所以段義孚說「花園是充滿自信的權力——見證了宏偉典

範的規模和技巧的布局；花園也是心血來潮的權力——見證了設計的細節。」縱使人們一度崇尚原始自然，反對過度修飾，那也是長期浸淫在人造景觀而產生厭煩或負罪感，進而行使權力製造出另一類的景觀罷了。

說回動物，原始社會人從野獸上得到的經驗，使得各類動物被用來描摹自然的力量和現象，有的動物更因此被引入宗教獲得神的形象。相傳古埃及的芭斯德女神就曾化身為貓，因此貓就成了祭拜中神聖的象徵被奉獻給女神。如果家裏有貓過世，全家人都要剃光眉毛，屍體則在防腐之後作為木乃伊埋葬起來。及至中世紀，有的修道院還曾規定修士不得養其他動物，只允許養貓和個別鳥類來驅趕不潔之物。然而從建築物的動物裝飾、博物館的展示、動物園的表演、農場或家庭寵物的餵養和管理，再到日常的飲食，都可見如段義孚所謂「人類天性中深深埋藏着對動物的殘忍」。即使寵物「要被一個管理有方的家庭接受，寵物必須學會靜止

不動，像一件傢具那樣毫不張揚。」所以包括人、植物、動物在內，段義孚指出它們只要接觸了權力，就會從活生生的生命被轉化成僵化、死去的靜物。人類投射的情感固然真實，也只是一種短暫的共情或發洩出口。

因此，段義孚希望個人乃至整個社會可以意識到權力的無處不在，並盡力避免濫用權力，進而能夠利用權力營造共鳴的空間，主人為寵物的健康和快樂獻身，寵物則在依附中提供主人的生活樂趣。他希望我們在透徹地理解了自身的暴力和權力之時，不要把他人、植物、動物當作可以擺佈的物件，而是需要溫柔相待的對象。可是說到這裏，貓難道不是維持人與寵物之間難能可貴之平衡的代表？牠一面接受規訓，生活在指定的空間裏，一面又保持自己的脾氣和步調，有溫順、依附於你的一面，也有抱怨、反抗的烈性子。每日牠搖搖晃晃在被馴服與違抗之間，等着你率先俯下身去。

# 絢彩普利亞



市井萬象

「絢彩普利亞——意大利『大希臘』藝術展」正在廣州海事博物館舉行。該展覽由意大利南部十家博物館提供彩陶、雕塑、圖像、藝術裝置等展品。

中新社



▲展覽展出的普利亞紅繪鐘形調酒缸吸引參觀者。

# 香港的冬天



君子玉言 小香

此前說過香港的秋天像「薛定諤的貓」，「謎一樣的存在」，香港的冬天則肯定有，這一點是有共識的。有人用漫畫描述香港的四季，二至四月春夏秋冬混港，無法詳表；五至十一月是長達八個月的夏天，十二月至來年一月，冬天；至於秋天，不存在。但關於香港冬天的幾個W：when、what/how……啥時候入冬、冷成啥樣、要穿多厚？則見仁見智了。

剛來港時，本地同事說香港冬天「好凍啊」。街頭店舖也一入冬就紛紛掛起冬裝，趕快未雨綢繆入手好幾件毛衣。又跑去買了件短羽絨服，那種團成一小團塞箱子一角不佔地方也不壓分量的薄羽絨服。但直到十二月，都「大雪」節氣了，氣溫還在二十攝氏度上下，街頭羽絨服與短襪齊飛，人字拖與長筒靴並存。冬至日約了幾個小夥伴在公寓包餃子，工作量不大，卻熱得滿頭大汗。終於等到氣溫十五六度，咬咬牙跟風穿起了羽絨服，結果穿了一天，根本穿不住，走一會兒就出汗。後來這件小羽絨服在港就閒置了，只在出差北方或者回京穿過，然而胡天八月的風北京三月的風，只一下下，就把它吹透了。

由此看來，香港本地人所說的「好凍」，在領教過北方凜冬的小夥伴眼裏，小case。香港的十二月，實在是名不副實的冬天，「大雪」「冬至」兩個氛圍感滿滿的節氣，擱在香港平均十五六度的氣溫裏，情何以堪？

香港的冬天更大程度上像是個客人。北方常見的天寒地凍這對兄弟，到了香港只能偶爾見到天寒弟弟「獨行俠」。地凍這位土生土長的local大哥，香港本地真的長不出來。天寒兄弟跟着北方的寒潮，一路遊山玩水，跨黃河過長江到嶺南，再遛達到香港，你想想他先得從新界、大嶼山那邊入個境，再坐坐天星小輪渡維港，坐坐纜車上山頂……一派好山水逛下來，少年的冷峻尖利早已褪去大半，所以他在

香港就是個散漫不羈的遊客，偶爾晃晃耍耍酷而已，不會盤桓很久磨成有段位的寒冬老咖。

天寒兄弟有時會帶來些港人難得一見的「稀罕物」作為「伴手禮」。比如，雪。這個冰之花在香港只見於聖誕節的圖案，但在過去百年的香港氣象紀錄中，還真有幾次記載，比如：

一八九三年一月 零攝氏度純雪。西伯利亞強烈寒潮致天氣驟寒，全港各地皆接獲結霜、結冰及積雪報告。太平山頂氣溫低至零下四度，山頂下雪，眾多山頂樓房遭雪封，山頂纜車因積雪壓斷電線而停駛。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四點三攝氏度 純雪。因強烈冬季季候風出現異常低溫天氣，大帽山和飛鵝山山頂出現零下三度和零下二度的低溫，出現輕微降雪，山頭白霜遍布。

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 八點三攝氏度 兩夾雪。當日，大帽山氣溫約為零下一度至零下二度，出現非常輕微的兩夾小冰丸和地面輕微結冰（凍雨）的情況。

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三點一攝氏度 兩夾雪和疑似（此處劃重點）降雪。受強烈寒潮的影響，大帽山山頂下跌至零下六度，為有紀錄以來最低，新界部分地區出現數小時的兩夾雪天氣。

話說二〇一六年這場寒潮，我算趕上了，記憶猶新。早晨起來，



▲香港曇花一現的「寒冬」。

作者供圖